

月光城·文学

安庆晚报

永福寺塔，鄱阳湖东岸一座不朽的文化地标。

从建设路拐进土井巷，经过一口老井，便能近距离看到永福寺塔了。

在老一辈人口口声声念叨的饶州府读师范时，逢周末、节假日我就会选择去爬一爬永福寺塔，它以一个感叹号的姿势高高耸立在城中央，张扬着古老鄱阳两千多年的厚重历史，又像是在宣示文脉的主权。

永福寺塔，每一层都设有石砌的楼梯，当年是可以随意爬上爬下的，从下面往上面看，人如梭子一样在空中一级一级盘旋，直到登上顶层，整个县城尽收眼底，还可以看到滔滔西去奔向鄱阳湖的饶河。

印象中几乎每次都是我一人去，感觉自己天生就像是一个郁郁而行的诗人，静静地走在文化的边缘。那时，我还没涉足写作，也没有想过要走上写作的路。摆在眼前的路，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回到乡下去当老师。回想起来，我当是具备了一名流浪诗人的气质，当是耸立的永福寺塔给了我纯正的文学基因，冥冥中以一抹不绝的亮色为我加持。

永福寺塔，给了我很多温暖，给了我很多向往。那时我还是个大少年，十五六岁，从乡下走进县城，一切都是新奇美好的，都令我充满着向往，生活在平原地带，很少见到山脉，哪怕是海拔100米左右的山丘，都不曾走近过，从小对高度的仰望成为一种奢望。师范分班时，班级在一楼，最初的日子，我总要莫名其妙地走上二楼、三楼去找一种登高望远的感觉。后来不经意听班上的同学说县城土井巷深处有一座高高的塔，我暗自思忖一定要去爬一次，满足对高度的向往。

择一周末，一个人前往，从学校到永福寺塔也就十几二十分钟的路程。找到那一刻，内心欣喜若狂，一鼓作气就爬上去了。永福寺塔为红砖砌墙，九级八面，面面均设有拱券门，柱枋上设斗拱，造型典雅恢宏，外观为仿木构建筑。站在塔顶，极目远眺，不知道有多称心满意。一座塔，就简简单单地俘获了一颗少年的心。其实，永福寺塔也就四十九米的高度，“浚地下三十余尺，塔基二级、上垒七层，极顶屹立十五余丈。”但在密密匝匝的民房、办公楼中鹤立鸡群，正

好凸显了塔的雄伟气势。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登永福寺塔从此成为我师范三年周末休闲的主要方式。对高度的向往，贯穿了我那几年枯燥、贫乏的课外生活。在它面前，我显得是那么的渺小，但内心却变得强大起来。斑驳的阳光洒在古巷里，一次次走进永福寺塔，一次次俯视巷陌间行走的芸芸众生，环绕永福寺塔行走复又登塔，看不到宋时明月元时关，然而，却幸运地留下了宋时的塔和井，在怀古中我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积淀和精神上的给养。

诚然，从小在湖边长大的人，非常向往一个高度，那几乎是一种诱惑，令我着迷。就是这个永福寺塔满足了我。掂量“永福寺塔”这个词，觉得应该有一寺庙，应该是先有寺，后有塔。每次去看塔，还真没在意有没有寺庙？后来得到证实，并不是我眼拙，当时是真没有寺庙，或说已遭毁弃。以至我一度只能到无数先贤留下来的文辞里去寻找永福寺，譬如到明代理学家胡居仁的辞章里，到寓居鄱阳的清代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的诗文里，去还原永福寺的原貌，去感受永福寺的香烟袅袅。

史料记载该寺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塔始建于北宋年间。鄱阳旧有东湖十景，“双塔铃音”为其中之一，有诗为证：“双塔凌霄霄，风铃敲夜永。”鄱阳民间歌谣唱道：“两堤柳色湖光映，双塔铃音随波扬。”歌词里依然传唱着永福寺塔及周边景观的美不胜收。双塔，而今只剩永福寺塔，妙古寺塔已化为尘埃。

当年去爬永福寺塔，有时候还会不由自主地去搬迁到县城住在下棚巷的我初中张老师家蹭饭，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是看我儿时的玩伴、张老师的大儿子小尧，是寻找慈爱，还是没心没肺贪嘴好吃？我难以完美地解释。当时在县城也没有什么亲戚，似乎张老师就是我的亲戚，张老师的慈爱就是一座光辉的塔，隐隐照射着我少年的孤寂。每次走进那所有扇拱门的公共大院子，我就感到那么的亲切，正在屋里屋外忙碌的张老师看到我，总是笑眯眯地注视我，招呼我进屋喝茶，接着高声朝她老公喊道：“雪嘎哩，红许来了，中午加一道菜。”张老师那一脸和悦的神情令我迅速安静下来。彼时小尧已经



月光城 随笔

高处的符号

石红许

长高了、长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总喜欢跟着我后面转，更多的是沉默寡言，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我大概明白了距离也是一种美，后来逐渐减少了去看望张老师和小尧的次数，而再去登临永福寺塔，我都要朝着下棚巷的方向多望几眼。

历史上，永福寺、永福寺塔历经波折磨难，遭遇大大小小地震十余次，多次遭到人为破坏多次维修，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对永福寺塔的破坏为最，永福寺、观音堂俱毁，钟楼、塔遭焚烧，烁损铜钟，然塔仅毁其顶，实乃万幸，那是千年不变的自信和文化遗产。前些年，鄱阳当地有人捐房捐钱，将永福寺修葺一新。寺、塔相守，互为映衬，成为一道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

永福寺塔，在国家文化层面上是登记在册的，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今跻身国家保护行列，与有荣焉。永福寺塔，一阙耸立的诗词，悠悠古韵缭绕在赣鄱大地上。

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回老家的一所初级中学教书，与黑板粉笔打了几年交道，后不经意的一次职业转换，居然成为县报记者。出入古饶州已成家常便饭，每次出去采访，走在浸润着饶河戏唱腔的街弄里，抬头便能看到永福寺塔，因忙于采编工作，我几乎无暇顾及塔的存在了。当时，县公安局围墙外就是永福寺塔，我的同学道胜当上了政工科长，那里新闻信息多，隔三岔五，我就会去他那里走一走，搜集有用的信息，隔着窗户都能看到塔，却忽视了塔的存在，更多是沉浸在拿到的第一手材料的欣喜中。

直到我调离鄱阳，前往饶州上游的上饶，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一次次错过了永福寺塔。从此，再想去登塔，就没有那么轻而易举了，心中五味杂陈。

多年之后，惊闻张老师去世了，而这期间我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张老师，也没有去登临过永福寺塔，想必张老师早就搬离了下棚巷。张老师，在我心里就是播撒着慈悲、闪耀着光辉的另一座高塔。想起我生命中这两个高大的符号，都渐行渐远了，

一阵说不出酸楚袭上心头。抽个时间，我要去永福寺塔看看，登高望远，也是对过往的一种凭吊。

在县城还没有大规模扩张、还没有日新月异地长高的日子里，每次从上饶回到鄱阳，远远地，我就看见高高耸立的永福寺塔操着一口饶州古音在召唤我，我像个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躺在永福寺塔观照的烟火里安然而睡，心中荡漾起无限的情愫。在有永福寺塔的古城，我的心彻底放下、放松了，熟悉的弯弯曲曲的街巷、熟悉的市井气息，仰望那高耸不变的永福寺塔，感觉这里才是心灵的港湾。

而今，哪怕鄱阳古城换新貌，东湖、解放街、桐子园等在旧城改造的决策下令远道而来的游子难辨家门，可不变的仍是永福寺塔，土井巷还在，塔周围从六朝或者更远的秦汉沿袭而来的一些地名还悬挂在每家每户的门牌上，诸如上官岭、德化桥、胭脂桥、九眼井、大龙桥、小龙桥、南门洞、上棚巷、下棚巷、西门、十八坊、罗家塘、高门等，一个个地名承载着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就觉得，古老鄱阳的文脉没有流逝，不由得欣欣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地名的存在，就有了古镇丰富的文化积淀，它们用一种融入日常的方式在坚守一个地方的文化。

永福寺塔是高昂的符号，让我一次次仰望千年。离开鄱阳多年了，永福寺塔早已成为我精神的高度，成为我思念故土的牵绊，这一切都是典藏在心底最温柔的乡愁。

永福寺塔，日日对望着从晋朝走来的文庙大成殿、从明代留存下来的淮王府遗址，那对雄卧在府前数百年的石狻猊（石狮）就是见证。

走，去看看永福寺塔。那个高度，在今天看来确实不高，鳞次栉比的楼房已经超过了永福寺塔的高度，但它是我心中永远的高地。看似永福寺塔淹没在楼群中，那洗尽铅华的风骨、那遗世独立的气质、那览遍人间的淡定却是无与伦比的。

倘使可以的话，我愿意在永福寺塔下搭一间茅屋，相约古老的时光，聆听千年回音。